

慷慨悲歌

在北洋法政学堂同窗好友郁凝眼中,李大钊“振翰莘莘,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貽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生于燕赵大地的李大钊实属“慷慨悲歌士”(黄遵宪语)。家乡直隶省永平府的五峰山为李大钊自幼神往的“听夕遥见之碣石”,其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性作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便创作于此。留日前夕,李大钊再游此山,却目击昌黎车站日本驻屯军枪杀5名中国警察,忿然写下《游碣石山记》,“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赴日邮轮途经爆发甲午海战的海面,顿感海水“怒潮哀咽”,哀感“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

就读早稻田大学第一学年,李大钊却再遇国耻。1915年1月18日,驻

华日本公使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递交大隈重信内阁秘密炮制的“二十一条”,旨在侵吞山东。2月11日下午,3000余名“羁身异域,回望神州,仰天悲愤”的留日中国学子聚集于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驻地,群情激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提出五条办法,其一为发布印刷物警告父老,委托李大钊起草。代表“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应有破釜沉舟之决心”的留日中国学子,李大钊泣血急就《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与《警告全国父老书》,称日本此举乃“乘欧人不暇东顾之时”而“作瓜分中国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此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之行为,于日本为自杀,于世界为蠹贼,于中国为吾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讎”,继而誓言:“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

未死以前。”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拳拳爱国之心,可鉴日月。

但袁世凯政权依然违背民意,冒遣臬万年之大不韪,于5月9日批准“二十一条”。李大钊随即编撰《国耻纪念录》并泣书《国民之新胆》,呼吁同胞“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身为早稻田大学学生,李大钊决然严拒“二十一条”鼓吹者浮田和民开设的国家学原理和近代政治史,以及袁世凯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开设的国法学,并撰写《国情》予以批判。课余时间,李大钊走进位于九段公园靖国神社附近的游就馆,目睹陈列的侵华“战利品”而伤怀欲绝:“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痛心,既愤忿“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更悲叹“稽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

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果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称帝,“一夫终窃国”,内忧外患交织。李大钊内心难以安置课桌,1916年初由横浜返沪,投身反袁斗争。立于船舷,李大钊凛然吟诗明志:“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而之前,在送别留日同人回国的小聚上,李大钊所吟口占一绝,足以展示其由大哀而宏愿: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高筑神州风雨楼,只因李大钊坚信“天道未改,种姓犹存”。怀忧国忧民之心的李大钊遂“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立志,力挽“神州陆沉”,慷慨悲歌,“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谨以此文纪念九一八事变90周年。



渔歌 摄

◆世说新语

✎朱国良

数字妙用之美

“数字是枯燥的”,这是一句很泛化的话,似乎说得绝对了一些。在文学和诗词中,其实数字闪烁着灵魂的火花,折射出生动的韵味。我颇爱这种“数字之美”,最初是受到元代诗人徐再思的一首诗影响:“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把十个数字恰到好处地添于诗中,文心雕龙,气象升腾,数字加递,层层递进,生生地将数字与实物有机地结合起来,描绘出恬静雅致的田园意境,让人寻味良久。

以后又诵吟“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诗,使不爱数学的我对这些数字的美产生了浓浓的兴趣,留下酽酽的记忆。这是一首运用十个数字的化平淡为神韵的咏雪佳作:“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点着数字品着诗,如果逢着一个“玉皇大帝贩私盐”的雪天,那品味起来真是妙不可言的了。

“一”是再简单不过的数字了。哲学家说,“一”字最难写,这指的是另一种深沉的意思。而在诗中,特别是在短短一首诗中若连续出现十个“一”,肯定会令人生厌。可是在清代陈沆的一首诗里,却另有一番景象:“一帆一浆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顿笑,一江明月一江秋。”显然,全诗勾画了一幅意境幽远宁静的垂钓图。此外,在对联中“人事三杯酒,岁月一局棋”“铁汉三杯软脚,金刚一盞摇头”“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支笔定千秋业,四海人知两鬓霜”等佳句妙联,也每每让人咀嚼良久,余香在腑。常常有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只需“一、二”点睛之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有抒发禅意诗心的:“春风经雨万家佛,禅意诗情一字师”;有为人物立传写意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人骨三分”。所有这些,无不让人记忆犹新,如饮陈酿,似品新茶。

相传苏东坡与两学友赴省城赶考,因为发大水,穿行缓慢,考试迟到了,被考官拒之门外。一学友失望莫名,挥笔写下:“一叶孤舟,坐落三个墨客,启用四帆五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而苏东坡则毫不泄气,勉励道:“十年寒窗,进了八九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两次,今日一定高中。”终于主考官破格同意他们进入考场,这朋友三人也得以金榜题名。

据说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一次外出,许久不得归家,出于思念,便别出心裁地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诗无可传,九个连环从中折,十里长亭望眼穿,百般思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妻子卓文君也不愧是绝代才女,回信更加情意切,委婉动人:“千言说不完,百般无奈已十载,重九登高看鸿雁,八月中秋月圆人未还,七月半烧香问苍天,六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红似火,偏遇冷雨阵阵扫花端,四月枇杷不般黄,我若照镜心已乱,三月桃花随水转,二月风箏线又断,郎啊郎,巴不得这一世,你为妹来我为男!”这两封“书信”,借数字而导引,让人步入曲曲折折的缠绵意境,有比喻,有隐喻,有抒情,有幽思,读来令人击节赞叹。如果说上述两则名人佳话佳句,可为数字和文字结婚的佳作佳联的话,纵观诗坛,以数字入诗的名人佳作可谓多矣。无论是苏轼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海瑞的“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还是曹雪芹的“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谭嗣同的“十年醉梦天难醒,一寸芳心境不尘”,无不给我们留下隽永的回味。

显然,数字之美,数字之韵,在对联的运用中是司空见惯、极尽奇妙的,呈现出了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景象。诸葛孔明的丞相祠,有联曰:“牧二州,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敌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杭州六和塔的一副对联使用一至八的数字,把静态的事物抒写得丰富多彩,充分显示古塔雄的雄伟壮观:“一掌擎天,五指三长两短;六合插地,七层四面八方”。有人题保温瓶数字联:“一口能吞二泉三江四海五湖水,孤胆敢入十方百姓千家万户门”。写喜庆节日的:“四海一心普天同乐,九州万里环球共庆”。《菜根谭》中有警世结谊为人的:“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几个简单的数字,如一根红线,似一条纽带,可以上到千件国家盛事,下到万桩百姓家事,把形形色色的家国情怀串在一起,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在这方面,数字是线,文字是珠,由数字将文字串起来,显得玲珑雅致,觉得韵味无穷。

所有这些数字入联入诗可谓比比皆是,耐人寻味。枯燥无味的数字和意趣丰富的诗文,一经文人墨客巧妙地运用,使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产生了妙趣横生、意境遼远的效果,在有限又简单的数字中,艺术地拓展了无限精妙的天地。这也是传统诗文久传而不衰的一个因素。

身在此间,光阴似染

梅雨季,多少个细雨敲窗的夜晚,我靠在厚实的软垫上,读童星的新书《此间光阴》。手上握一支红笔,其间很多文字,我要拿笔划上线,那些线,有时候因为动作过快,划得弯曲潦草;回头再翻开看时,惊喜地发现,那些线,困了童星美妙文字的点缀,竟变得美丽耀眼起来。

与童星相见,不过两次,却是有一种别样的亲切在心间。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喜欢她。有人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其实,人活天地间,除却自己的亲人,喜欢一个人不容易。喜欢一定是有理由的。我喜欢她什么呢?我喜欢她的坦荡,喜欢她的率真,喜欢她的才情,喜欢她的蓬勃,喜欢她的健康之美,喜欢她若隐若现的女汉子之风。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笑起来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女子,她笔下的文字,却是篇篇精致,是绣在棉布上的一枝枝花朵,是一盘盘的美味菜肴,是一碟碟的精致点心;或者她的每一篇章,都似一块块布,一块块被她亲手织染裁剪而成的形状式样色彩迥然不同的或大或小的五彩缤纷秀美其美的布。在这个雨意绵延的夏日里,这些篇章与这一个个梅雨之夜,多么的契合,又多么的相得益彰啊。

“一个人,到底要有多大的力气,才能同过去决裂,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我知道,她说的不是别人,是她自己;她的文字饱满,她的人生亦饱满;她身上有一种力量,仿佛一支拉着的弓,不曾懈怠过;她走出去的每一步,与过去的旧世界决裂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漂亮——锦上添花的漂亮。

她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写作,认真地生活,认真地爱每一个她爱亦爱她的人。“对于身边亲近的人,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疏阔的,并不吝啬,一顿饭一餐茶,一件衣服一个包,一袋零食一捧花,只要你要,只要我有。”这是童星的原话,她的朋友们,一定都相信她的这句话发自内心,没有一点虚伪矫饰的成分。“有一个在山里挂职的伙伴,不



乐山 摄

金钱豹

少时,一群小孩正在村前隔条小溪的山坡上玩,忽听有个小伙伴叫喊:“老虎,快来看,老虎!”

我们都被这声音震惊,顿时停下手中的柴棒游戏,匆匆跑过去,沿着小伙伴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见有两个壮汉抬着一只金黄皮毛的大家伙,从大溪滩旁的路上小跑着向山外方向奔去。他们身后跟着几个青壮年,一副山里人出门干活的行装,肯定是替换的抬扛人。那只金黄皮毛的大动物是被捆上四脚,中间套上木杠抬着的,一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沙泥的路上。木杠一悠一悠的,看上去挺沉。可这一悠一悠的节奏与壮汉的小步快走,配合得那么的协调,看上去,他们都是山里抬扛的能手。

听大人们说山里过去有老虎。我们会稽山村庄的屋宇,大部分是用鹅卵石垒砌而成,里面是两层的木架结构,过去有钱人家是青砖黛瓦,围成个四合院,有狗护院。

据说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有只老虎下山寻食,进村嗅到狗的气味,就用爪子重重地扒台门,狗在门里汪汪地叫,老虎在台门外嗷嗷地扒,搅得主

人醒来,趁着月光看到,那只老虎正坐在院门外的青石板上等候狗出门呢。主人掏根猎枪,从窗格间伸出去,对着那只老虎,呼的放了一枪。主人也有些害怕,就回头上床,只待天明啦。

哪晓得,天亮了,太阳照到山村上了,那只老虎依然蹲坐在院前的青石板上,威风凛凛。

主人有些后怕,下楼,用根长长的竹竿从窗口伸出去,死劲儿一捅,老虎轰然倒地。

原来昨晚那一枪,已射中了老虎。可是,虎死威不死啊!从此,山里人对老虎增添了几分敬重。

那时,山民的生活相对贫困,仍然以猎杀等各种方式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那一带的人们还是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有的还以此为荣。

“我们追过去看看!”小伙伴的好奇心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我们这帮小孩像冲锋的战士那样就势奔下山坡,跑到架在小溪上的板桥,到了王大宗祠门口。

很遗憾,没追上,只看到抬那个大家伙的那队人,已经跨过大溪上的板桥渐行渐远。我们快速地冲到宗祠旁大樟树

下的那块高地瞭望,也只能看到那些人隐隐约约的影子了。

宗祠门口的老人说,刚才抬过去的是只金钱豹,它棕黄色的皮毛上有一块块圆形深色的毛块,像过去人们常用的金钱,它就由因此而得名。老人们说,老虎凶猛,可逮不住猫,它不会上树;老虎体形一般比金钱豹大,可金钱豹叼上一只百把斤重的猎物,唰唰地,一会儿就爬上树,到树杈上去享受美食。

老人看我们这帮孩子听得认真,抖动着花白胡须,瞪大了眼睛,以叮嘱的口气说:“你们长大了可不要去猎杀这些大兽,山大王没了,其他野兽就要造反,我们山区这点田种就要遭殃啦!”

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老人的心意,只是懵懵懂懂地感觉长大后要遵守一些规矩。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山村,老人们的话像圣旨那样,往往成为村里人行为的某些规则。

老人的话一点也没错。后来,我得知山里的老虎就是华南虎,可惜的是山野中生存的华南虎在人们过度的捕杀中灭绝了,这是人类的悲哀。后来多年的秋季,山里人种植的玉米、红薯,每到快成熟的时节,常常被成群的野猪獐獐,拱

破,有时白天也明目张胆地蹿到地里来,好像它成了山大王,害得这时必须昼夜都有人把守。

野生的动植物,是个生命的链条,多少年来是在平衡中发展的,人为地打破它们的平衡,殃及的不仅是动植物,还有人类自己。

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又在那里应征入伍,有次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执行任务,猛然间看到有只金钱豹从山梁上斜穿过来,看样子比我在老家看到那只还要大。这时,我又一次想起小时在王大宗祠前老人的话,对金钱豹这类大型动物的感情已经有了变化。从山梁上过来的这只金钱豹,咬了我们连队放养着的一只羊,羊咩咩地惨叫两声就没了气力,金钱豹叼上羊,从灌木丛中从容自得地走上山坡。我端着枪在山岭的哨位上,瞄准的距离十拿九稳,但我觉得不能放枪,虽然那时打虎是个英雄的年代。

待金钱豹翻过山梁,我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了这事,好像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那样,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

这时摸枪,才觉手心有汗,枪把也是湿乎乎的。

◆朝花夕拾

✎王贤根